

卷九十五之一百 第一百卷僅存四頁

起清原二年四月廿百費十言
諸銀雜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五

靖康中帙七十

起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庚辰盡二十一日辛巳

二十一日庚辰大元帥行府發濟州

汪伯彥日曆曰二十一日五更初發先鋒次發前

軍次發左軍辨色發中軍發訖請大元帥康王

上馬幕府群僚次第上馬保衛以進次發右軍次

發後軍次發朱勝非人兵次發收後晚宿新興店

王至是神意喜曰問地名曰新興店伯彥嘗聞太

平興國中北戎寇邊太宗皇帝幸大名親征方



渡河有謁於馬首者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之不旋踵果有此戎之捷今大王治兵討賊行大紹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繼前人之美與夫邑號栢人里名勝母者異矣王善其說是日廊延帥臣張浚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取小路徑赴大元帥府會合光世躬執橐鞬望馬足迎拜王命而前問勞訖差光世充兵馬大元帥府都提奉五軍

遺史曰王發濟州王在濟州也陝西勤王之兵唯劉光世到元帥府先是光世準上問道遣

使臣齎蠟封處分指揮云虜騎犯京師仰劉光世多選軍馬赴闕是時光世以軍馬都虞候為廊延路兵馬鈐轄請於帥臣張浚授步騎三千光世請益兵不從既行中途值制置司統制杜常還歸且言京城失守制置使錢蓋已將軍馬分屯時潰兵所在焚劫聚而為寇道路梗塞唐鄧以北皆無官守兵糧告絕光世乃與將官喬仲福等議見永興帥臣范致虛已傳檄諸帥會兵陝郊會承上御札遣使臣黃溪宣諭六路大略云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朕已出郊親見二元帥和議已定宜止天

下勤王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且連圖進發
京西諸處潰兵踵至傳聞京師之事不一衆心惶
惑光世矯以蕃官山峽來自京闕乃云 二聖潰
圍南幸矣乃選使臣葛宗賚封密奏往荆襄江浙
尋問 二聖所在衆情稍安致虛進兵嶠澗光世
乃統所部由號略入大和谷南趨張溪亦改途同
行次汝州魯山縣聞致虛進兵千秋嶺為金人所
邀王師失利光世招集散亡而本部餘兵相繼俱
來兵始及萬數軍勢漸壯俄傳聞金人已立張邦
昌即偽位張溪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

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衆莫敢應往
往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張景等將漢
蕃弓箭手一百人騎夜半賫狀前去招安盜賊俾
深罔測光世密論之曰側聞 康王領大元帥聚
兵京東汝等當詣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回金
人既退兵溪與光世進至朱僊鎮遇默景得元帥
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統軍馬速赴大
元帥府一云仰張溪將所部回興仁府只於本府
駐札及差使臣劉宗偕來溪得札子失聲惶惧光
世即辭溪去以所部兵至濟州時王師無有至者

王大喜自是委以腹心彈壓諸軍 王發濟州光
世從衛

簽書樞密院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諫議大夫范
宗尹奉 元祐皇后詔來趨 王進發迎謁道左
大元帥府參謀南道總管趙子崧榜曉諭都城士庶
大元帥參議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奉 大元帥
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至近城竊
惟趙氏德澤浹于民心主上仁聖節儉天下欣戴
獨以姦臣賣國再致戎賊犯闕禍變曠古未聞至
於 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以去天下臣子悲

憤痛切肝心糜潰况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
去年主上特付 大元帥之柄於康王盖本天意
康王已委副元帥宗澤統騎兵迎請 二聖車駕
又委子崧等提兵入援以圖興復仍壇歃血盟于
三軍千萬人惟一心誓死赴難今宰臣身乞反正
大將等上下和協奉 母后寶書遣使迎請 康
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
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賊劫請車駕及後來
推且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居無生疑惑
以待恩撫須至曉諭

趙子崧諭張邦昌書

靖康二年四月日竇文閣直學士朝請郎知淮寧府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謹致書大觀文相公張公閣下子崧聞人臣委質事人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也議者籍二謂閣下使虜踰年日與異類處坐視謀吾之國不能効寸長京城既破陰遣人奉召蕪城以至賊營復坐視辱吾之君而不能以死爭其劫請傾危之計閣下或與閣下之不然何虜人曲折拒孫傳之請卒以與閣下蓋必有定論矣見

危致命見得思義天下將以此責閣下子崧亦疑是說自聞入居禁中躬受虜冊即集大軍設壇執血專意討逆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心踴躍奮迅欲得閣下而甘心焉 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責以再造况子崧猥在屬籍義兼臣子今 祖宗之後係累以去者殆盡如子崧輩偶存若不輔大元帥以圖興復者天地 祖宗實臨之翁中丞忠義誠懇言發涕流必欲共獎王室今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九日李健陳戩持書至翁忽中丞有反正之意群情猶疑或引馮瀛王曰公此奉由

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閻下為斯卒也前所述者
諒非閻下本心出於迫脅無疑閻下少年登科致
位宰相必知義命之大戒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而況其下者乎
閻下前日迫於虜威欲保宗廟全都城不得已而
從之今虜既遠去即有所避而歸之正以成前功
豈不本末明白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
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啟親書以示於軍中哀
鳴以請于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閻下前日權以濟
事而實不忘吾家也子崧等亦當按兵城下以待

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
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能專也閻下老母垂年
伶俜一子身將五十必不肯為覆族之計或謂閻
下親屬便當殄滅況城中同姓皆此則張氏何卹
哉尤而效之 大元帥必不忍本道已申行府委
所在優加覆護亦恐要知夫轉禍為福幾不容喘
閣下其深思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書不能
文幸察薄暑惟加御眠食毋為空言以受竇禍不
宣至

又與王時雍等書

清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學士朝請郎知淮寧府
軍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
子崧奉書樞密王公門下呂公中書徐公左丞馮
公右丞李公樞密吳公樞密莫公初夏薄暑伏惟
台候萬福金戎犯闕侵侮暴虐振古未聞乘輿播
遷神器盜竊國家之難亦振古未聞痛激肝心不
能自存子崧蒙國厚恩親覩斯變誓當以死赴難
寧守孤壘四隣皆陷千里一空衝突攻圍卞合卞
敵者常數萬騎無三日不至獨以赤心堅壁五月
虜亦計窮而去自三月十日詳聞大變即連趨翁

向二大漕與諸路大軍到此節次遣發入援設壇
盟衆有死無二三軍之士悲憤感泣勇不可遏
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仍參幕畫再造之功責
在僕等子崧義兼臣子職當總師誠難但已故以
由衷奉挽諸公或世家舊族或文儒致身或久廢
而起或不次而用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伏節
死難之義強顏忍恥坐視傾覆方且自謂佐命此
與唐六臣何異而尚未知轉禍為福可乎自古奉
事但問逆順不計疆弱方金賊登城諸公喪膽亡
魂手持聖天子付之不能還又手持符璽再拜與

人而不能死今乃偃然據宮闕出號令文致姦言
鼓惑衆聽亦何所恃哉以逆節抗大順以群書生
當王師深可憫也區區猶藉能存都城生齒為說
不知坐致二聖陷虜將誰罪耶公平日所學所
言自謂過人今日行事又何其戾也相與亡人之
國稽首偽朝居之不疑魚遊沸鼎燕巢危幕諸公
不自思耳前日畏死而為之不知今有坐路否乎
子崧節制大軍又檄陝西南京道之師四諸集城
下志在清宮以獎王室諸公其自為計毋忽聞張
公頗有反正之意殆天誘其衷若能幡然改圖釋

位自敗奉大元帥以繫人心迎還二聖以雪
大恥則脅逼之罪尚可全貸而諸公之功與迷而
不返者不可同言而語也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
勲惟識事變知禍福者能之今有望於諸公也儻
彼遂久假而不歸諸公各欲希攀附之功願為王
偉源休亦請自擇言念平昔敢布腹心希示的報
軍務方繁不及遍作書幸察不宣

二十二日辛巳 大元帥至單州

大元帥至單州知軍州事王暉來迎何志同趙子
崧皆以兵來會

趙子崧奏 太后乞先下詔狀并繳申 大元帥狀
右子崧等總兵赴難恭聞 元祐皇后陛下已垂
簾聽政遣使迎立 康王以奉宗社於趙氏可謂
有萬世之功矣臣與三軍將士莫不感泣竊見
陛下未垂簾以前京師嘗有手書肆赦諸路雖
收回仍禁止在城藏本然印書傳播于外者不啻
數千百本若聞 二聖遷北易姓改國忠義憤發
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
至誠本心終不能白况其家屬在外或致踈虞所
繫非一臣等伏望 聖慈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

陛下臨朝節次遣使奉玉寶迎立 康王以俟復
辟所有大赦候嗣君即位日頒降庶幾人心安帖
姦宄自消以副 陛下保國之隆臣等不勝幸願
又繳申大元帥府狀曰右子崧等累具勸進乞早
正大號肆赦天下以安人心未奉俞音日夕震懼
深慮姦宄竊發蠶起蟻聚卒難掃除不免具奏
元祐皇后乞先下詔命不惟使四方知 大王受
命中興自然安帖亦所以警張邦昌堅其誠心不
致疑變子崧等愚見惟 大王亟整六蜚入朝九
廟則一切平定繼無後患不勝祈懇哀切之至所

有奏狀錄白在前謹具申大元帥行府候 王旨
李邴申大元帥府勸進狀

邴等伏覩四月初九日大元帥府檄文恭惟國家
積累之久德澤深厚漸漬民心一旦事出非常遂
至外侮興師再犯宮闕神都傾陷奎輿播遷人民
塗炭土地分裂檄書既到官吏軍民無不悼心隕
涕痛貫肌骨思欲張空拳冒白刃以赴國家之急
此非獨臣子常分亦有以見宗廟神靈社稷永遠
斯民懷舊未忘夔載之誠上天悔禍將啓中興之
運非苟然也邴等蒙被國恩或嘗列禁從或並蒙

器使捐軀殞首圖報萬分正在今日伏惟 大王
以親王之重統元帥之權君父劫質臣民無主天
下顯二靡所繫心當此之際義當如何今京師僭
號之臣既由彊抑必不敢久據神器輸款歸城當
在朝夕斯民仰俟 大王之來不啻失乳孤兒瞻
望所怙周人思召公愛甘棠而况 大王親上皇
之子 皇帝之弟受服專征位為上將民心思望
豈有涯哉昔白公之亂葉公將入遇國人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

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
望乃免胄而進夫葉公以列國之賢人猶懷之如
此况大王其何疑焉然勢有不可緩者今四方
潰兵往二嘯聚閩瑾據黃州周德起金陵李育擾
徐兗王鎮剽淮陽其他蜂起蝟結千百為群將環
視而起惟翹首側耳以需天下之變若命令既通
郡邑有統則必斂手歸命以求自新如命令未通
郡邑無統姦雄乘之則必盜據要害自為一方將
有鼎峙瓜分之勢他日欲復一之豈不難哉又
大王隨行將士暴露風霜亦已久矣蒙犯矢石斯

已勤矣各望尺寸之功不然師老財費久而不召
豈復可用哉區二之意謂大王當傳檄天下凡
諸路監司帥守應合申稟朝廷文字一切權宜並
申大王帥府隨宜裁決行下大王宜稽考前
世攝行國事承制封拜然後奮激士氣鼓行而前
殄攘妖氛迎還二聖剋復之功指日可待傳曰
日中必萐操刀必割成敗之機間不容髮耶等不
勝皇惧戰灼延頸企望之至惟大王裁之謹具
狀申兵馬大王帥府伏乞照會謹狀
再申大王帥府狀

右某等近於四月二十二日專差人賫狀申 大
元帥府以四月九日檄書審知 二聖鑾輿未回
大王宜稽考前世攝行國事迎還 二聖以圖尅
復之功竊慮周旋顧慮事不蚤定機會一失悔不
可追今再陳其愚伏覬少加察焉方今天下大變
君父劫賞儲闈近屬奉之偕行惟 大王一人提
兵在外宗廟社稷血食所繫四海郡國號令所稟
億兆士庶存亡所繫惟在 大王此為何等時而
欲遲疑前却以辜天下之望負 二聖之託哉
大王若不早定竊慮有昧於逆順之臣懷向背自

全之計加之以師旅因之以盜賊使偽命稍通非
惟宗廟社稷危若綴旒 大王安所容其軀哉

大王必尚疑居攝之事則某前所謂稽考前世蓋
有所本矣者成王即政未堪多難周公履天下之
籍聽天下之斷戴禮明堂位所載與九罭之詩是
已成王有成人之德則復子明辟此六經之明訓
也夫周公承文武之後獨以成王幼冲然且為之
今 二聖未回天下嗷 二靡所繫命 大王以親
則母弟以位則真王以任則元帥今日之事責在
大王恐 大王不得而辭也名分既辨號令既行

則懷忠抱義者知致命之所拱手觀變者錯從逆
之萌盜賊盪據必洗革面不復有雄跨割據之意
王師奔湊必爭先賈勇以赴功名之會天下之勢
定矣如天步既正鑾輿遂回歸遵復辟退就藩服
忠孝之道豈不兩全如金人不知悔禍遲留車駕
遂欲蕩覆我社稷泯絕我宗祧則天佑有宋必將
有主主宋祀者非王而誰某等誠以世受國恩
莫知論報參之性古驗之當今仰揆天意俯察人
事至正至順無以踰此惟大王勇斷而決行之
天下幸甚屬道塗榛梗未能趨赴行府不勝企踵

待命皇惧之至謹狀

二十三日壬午 大元帥至虞城縣

大元帥早發單州申刻次虞城縣宿是日西道總
管王襄副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

車駕進發有旨令開封尹少率父老僧道官負奉人
詣行在奉表勸進張邦昌劄子恭聞車駕自濟州徑
往南京臣當躬率百官赴行在欲今月二十五日起
發前去 母后節次遣人迎請

二十四日癸未大元帥至南京

大元帥早發虞城縣申刻至南京府治金人圍金

京城也屢分兵犯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後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撫范訥兵王淵韓世忠皆在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五軍楊惟忠等警嚴以虞非常

二十五日甲申邦昌特雍等率百官吏是日出門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等狀勸請大元帥即位於揚州

知揚州許份等狀勸請王即位於揚州曰份等竊聞金人渡河二聖遷幸凡在臣子孰不痛心京師士庶欲迎請大元帥大王還處闕下此誠宗

廟之靈社稷之福但中都親破上下空竭人心危懼虜情不測道路艱棘糧餉難繼萬不一虞則內外隔絕復有前日之患份等與衆熟議皆以為揚州之地控帶江淮城壁新修錢糧粗足若聚兵西北奉迎鑾輿則舳舻淮輸督促而上足以饋師而又南至金陵東抵錢塘一有緩急可以據依其為順便莫過於此伏望大元帥大王深思長慮決定至計即日御衆治兵廣陵份等謹當戮力協心以佐大事若或以暫還闕撫定京師亦當少俟按堵亟復東下份等不勝激切延望之至

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請百司庶務分
半以去 大元帥康王謁 太祖廟

王詣鴻慶宮謁 太祖廟大哭群臣皆哭

二十六日乙酉太宰張邦昌赴南京

邦昌等自京師來詣元帥行府邦昌以親從官數
人自隨 王命引邦昌入邦昌慟哭叩首請死
王命贊者掖前見以賓禮邦昌具言圍城事始末
繼之以泣王亦泣珪寶使中書舍人李擢孫覲

二十七日丙戌發網運赴南京

括船裝發網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汴河之舟

如鱗次而行

內侍邵成章王哀奉乘輿服御儀仗來 大元帥命

加汪伯彥顯謨閣直學士黃潛善徽猷閣直學士耿
延禧龍圖閣學士董耘徽猷閣學士並提舉南京鴻
慶宮兼侍讀高世則承宣使

二十八日丁亥國子祭酒董道率太學生赴南京捧
表勸進 耿南仲等進呈赦書合行事件 司農少

卿權戶部侍郎胡思乞罷權可依胡交修除集英殿
修撰知湖州 中山府提轄使臣沙貞殺安撫使陳
廟諱

金人叩 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帥陳諱登城
金人叩 太上皇至城下諭令開降 太上呼諱
諱曰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轄
沙貢曰此中豈有 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詭詐也
以箭射之遂鼓衆喧闐而殺諱其子錫在旁側身
護諱乃并殺之於是貢自守中山金人必於歸諱
弟適仕光祿卿靖康中遣出使為金人軀迫往燕
山府拘囚累年而死適子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七十一

諸錄雜記

靖康小錄曰國家自 太祖開基 太宗統平

靖天下四方魚虞黎民安業百有餘年至熙寧元

豐間邪臣用事託儒為姦口道孔孟之言身行商

鞅之術始變 祖宗良法改亂舊章無有存者禍

亂之階實有兆於此有識之士奮身力爭而不能

奪其說新法遂行而積怨於天下矣及崇寧大觀

之初蔡京進用祖述其說以鉗天下之口排斥正人引用邪佞上下相蒙政以賄成其後王黼輩以庸謬相繼祖宗之業於是大壞端人正士奔逐海表庸愚諂佞充滿朝廷至宣和五年童貫王黼始開邊隙取九州之地結怨金虜以啓靖康之禍嗚呼馴致於此豈一朝一夕哉初王黼童貫蔡攸之取燕山也識者必其必敗事及得燕山以蔡靖為大帥用降虜郭藥師副之藥師每偽出獵動逾旬日與金人通謀靖察其意而逆知其叛必屢奏朝廷而李邦彥等在位專以蒙蔽為事奏毋不達

靖具章疏直達奏聞

上覽奏大驚召邦彥問之

邦彥乃說為之說曰此乃靖不肯久居邊任欲入朝耳上遂信而不疑及童貫領精兵數十萬取雲中而金虜以兵犯境邊奏繼至朝廷倉皇無策童貫遂奔所領兵遁歸宰相大臣皆相顧無語會上皇亦厭萬機有禪位之意傳位皇太子改元靖康正月虜人犯京師倉猝為備議和退師驛召徐處仁至拜為太宰擢唐恪為中書人皆賀得人而可以撥亂獨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檢人其後附會耿南仲而乖謬有不可述

者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吳敏與處
仁也姦巧自營廢國隄防者唐恪聶昌也太學生
自伏闕朝廷士大夫惡之 上出五嶽觀御史臺
官孫覲言於 上曰諸生欲邀駕 上大疑諸生
作亂以兵防之繼而出到國子監前回觀諸生無
亂行者其疑遂解初番賊至朝廷日下求言詔及
兵退則諱言多責進諫者言路遂塞而士人知朝
廷意亦不復上書時人為之語曰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如選人李允文上殿陳議慷慨多
論列大臣不和且壞國事而耿南仲唐恪欲據以

他事又選人翁挺自外召來及論列國事利害及

考廟諱其相則大臣嫉其評已雖差遣亦不與之

豈有大臣喜怒如此之易見 上日以邊事為念

早晚自御便殿訓兵群臣無有助之者如福建鎗

仗手湖南弓弩手到闕 上皆親按之李綱有表

乞种師道從河北牽制賊勢 上遣之屢矣既行

而復止者亦屢矣九月間綱遣裴廩來奏事廩徒

以寬言取爵祿意不言邊事之急是時太原重困

廩未及行而太原報到為賊陷矣朝廷自蕃兵退

議者謂今天子新即位必大振紀綱信賞必罰以

革前日之弊而吳敏王時雍徐仁處耿南仲在朝
上下相蒙所行事皆不合公議自是有識之士皆
知必致禍番兵渡河守河兵數十萬皆弃甲而走
是時羣臣多勸上出幸上不從堅意以死守
社稷識者謂城雖可守而今無可守之人賊初到
城下以謂有備京城難破遂依前索講和數日粘
罕令人巡城約其步數有數百萬粘罕曰必易破
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自遣八壯士冒矢先
登城上人果亂金賊既得城遂於城上聚兵掘去
裏城踏道却於城外置踏道復立木植內嚮及城

陷守城兵士走入護駕及御兵遙相劫掠禁中金
帛上倉惶奔走別殿忽遇越王遂解龍章授王
曰叔叔自做取我元來道我了不得亦不願做官
家越王稱死罪安有此理上皇既至軍中亦抗
言與賊辨論數其背約起兵賊遂無語及立異姓
金人遂欲立司馬朴初朴至金賊問其姓名朴云
姓司馬氏賊云得非司馬相公之後乎朴曰乃朴
之祖賊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
欲立朴曰吾祖有大功德前朝朴不才誤蒙朝於
廷任使安可作此以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遂

立張邦昌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中書舍人安扶以金銀不足殺於南門外又縛御史胡唐老胡舜陟等決脊百餘唐老遂死痛哉士大夫不以忠義死而寧以屈辱死是宗廟社稷之不幸而天地穢濁之氣預生妖人賊子者姦腐儒誤國於此間有忠節之士吐一直氣發一直言今不得容跡於朝都人有識者無不同嗟也初上即位內外盡稱為少帝識者以為不詳果然上在軍中將行乃批手札與朝廷百官云某國家為公等誤一至於此使某父子不相見今已無可奈何公等

無懷舊恩勉事新主聞者悲痛又批與開某庫錢可支出買金銀五百兩某父子途中盤纏聞者垂涕初番人未至城下大臣以俚語誣云閏年河不凍時有李綱幕客給何臬曰閏月如六月天氣河不凍金人未必能渡朝廷措置事信邪妄說恠之術大抵皆此類也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金虜既破契丹至燕地駐軍約本朝自取幽州於是童貫蔡攸為宣撫使副劉延慶為大將軍于盧溝距燕城一舍虜相李偃約降延慶遣銳兵同郭藥師先入蕭后并回軍大王

者尚守莒城藥師等既入城縱兵四掠無復紀律
一夕四軍以殘虜擊王師奔亂而還盧溝大軍聞
之亦潰金人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填壕城為纏
道徙樓櫓及臨城中須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還靖
康初虜衆再犯闕既登城亦用此術朝廷不悟傳
諭四方云金人登城按甲不動以為恩德嗚呼余
尚忍言之哉此事傳記兵書皆不載也

丁特起孤臣泣血錄拾遺曰靖康元年春令人退師
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
而羣姦協謀力排李綱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

圍意以中綱殊不知乃所以中朝廷也五月种師
中敗解潛敗九月三日太原陷凡十五日上下相
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
如何内外魚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
議有建遷都之議者執政曰方遣議和此非所急
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兵至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
五路使臣征天下兵師後被圍月餘援兵竟不
至城遂陷罪誰與歸至雲外來只要三鎮稅租限
半月後到燕山仍要遣使三員分往三鎮告諭從
所請則便可解行仍不得爽約王雲星馳二十六

日入奏 上悅顧問大臣皆不許之雲與吳敏素
不平吳因以事責令知唐州雲猶抗論再三吳百
端沮之竟不遣至九月再遣雲使太原已陷矣去
年十一月立冬術者王浚明謂國家大忌丙午年
冬三月一日於此借春致祭打牛一如立春朝廷
從之聞者以為笑天時豈可借也城陷竟以冬
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天會四年閏八
月而中國閏十一月天時一也蕃漢雖不同五歲
再閏差殊如此豈曆數有工拙疎密耶自丙午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

大雪金人陷京師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是夜大
火燒開寶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
二十五日大雪極寒氣候與陷城日正相若二月
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尚書等四人及
捶臺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啓行自金
人犯闕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
二十五日悉有災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
使之然耶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二太子號佛言
不殺人大抵金人紀律明士皆用命京城陷統制
何慶彥陳克禮死于賊姚友仲死于兵劉彥慶安

國父子領班直長入祗候及西兵奪萬勝門萬餘
衆突出不念社稷安危父子世受國厚恩操履反
媿於市人亦忠臣義士不必相門將種也金人遂
夜擊鼓報平安声如雷云每一鼓以過槓槓上仍
係以毬或旦或暮其声不常城破之後遠城種栢
不知何意金賊去年屯羊駝崗賊去遂引汴水注
崗使壞使賊來不復營寨也滄浸八十村使賊至
而決水猶有未賊未至先決水百姓徒受害且使
知避水計可謂拙城陷六日驛前所殺金使一乃
劉監軍之子破城廢主之後發額洗城登門望城

中有黃旂兵滿空中遂止主洗城者監軍與粘罕
太子不與 上在軍金人乞求萬端竭內帑至及
乘輿嬪御未嘗動色唯索及三館 上聽之喟然
慨歎 上初講和回令太學生諸辛勤効死弗去
即舍命人孫覲慰勞及議賞諸生感激流涕再幸
軍中使人往來猶加問諸生四壁守禦官吏以南
壁言之都大守禦孫傳提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
都統制王燮姚友仲統制高持范瓊何慶彥陳克
禮李湜石可寶其他遂急差人下統制統領不下
十數貞一統制下使臣三五十貞効用三五十人

使臣日給八百至一千効用三百至五百率皆親戚門生故吏又權貴請求而至者身未嘗到請而給論功倍於戰士出戰第功親隨使臣並居優等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未嘗中傷者為重傷戰歿者申逃亡其弊殆不可言至其尤甚則統領統率論功第賞雖子弟親戚在童湖數千里外者皆詭名証奏例被賞典京城陷沒方携告劄遣子孫歸耀鄉閭自以為得計者比比皆是守禦之吏如此欲冀死守而城不陷可得耶悲夫

吳興沈良靖康遺錄曰宣和中謀取燕山上皇下

其議鄭居中獨言燕薊久陷胡虜一旦得之恐難守况先朝與契丹者有誓不宜輕舉宰相王黼以謂千載一時之機不可失童貫蔡攸欲開邊隙徼倖立功請從黼議黼遂以契丹舊賂賂于女真權貨山前地十年於是下免夫之令諸路州縣悉稅產科敷以足之郭藥師請降是時山前諸州悉為金人所掠國家所得空城而已藥師降既貫與俱入朝召見禮遇良渥間入內賜宴賞賚不貲未幾請還燕山捍禦即授節度使藥師在燕山數有須索使者徃來項背相望於道上皇悉從其請

國家既得燕山其歲賂金人與守禦賞賜不貲議者謂猶獲石田無所用也宣和八年金人乘勢及破契丹而并其地諸小國黑水波利等國盡服屬焉悉有五國國相粘罕及二太子謀欲南寇郭藥師叛降虜連兵入寇河北諸郡莫能禦者虜所過不殺戮惟取糧食餉軍檄書妄云體克舜好生之德與湯武問罪之師餘多不記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皇禪位 上登極大赦天下遣使如虜講和賊已破中山遂引而南朝廷聞賊至遣太尉何灌內侍梁方平將兵五萬屯河上斷絕橋梁據守要害

賊至而河水合遂濟方平懼不敢戰單騎遁歸河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散卒退守汜水關賊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賊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府縣來報中外震動議以金賊之禍始於王黼童貫等士論皆然二十七日太學生陳東等七百餘人伏闕上書乞誅黼等以謝天下書聞人人稱快 上自即位躬行節儉減膳素食下明詔求直言出宮女六十餘人各任所之又禁奢靡罷不急之費數日之間人情大悅蔡京自西京過京師上書請入朝觀云

有計策上奏詔不許入城馳驛發遣金人再犯京
城閏月二十五日城陷三十日駕幸虜寨二月初
六日夜半忽請上相見何奩若水孫覲等皆從
既見粘罕奩等誓之皆下火炬如晝粘罕令人宣
虜偽詔何奩若水皆伏地固請粘罕責以無信若
水與相反覆詰難粘罕辭屈乃令拽去若水大罵
至死而口聲乃絕粘罕與二太子藥師等相顧默
默奩雖爭而不敢罵乃髡之孫覲不爭得免初七
日遣人來取太上皇諸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後
宮出城粘罕已得皇族出城復令傳薦舉策立見

隨蕃軍南官傅等不敢薦乃請粘罕自擇所為當
立者百官以次推之凡月餘日議立不決時邦昌
以前年奉使到金國與粘罕俱來在軍中賊意欲
立之至三月初十日粘罕出一文榜令在京文武
官百僚各薦邦昌仰至尚書省若有不至皆以軍
法從事於是文武官多致仕不往者十二日邦昌
入地居尚書省上皇出數日有手帖至開封尹
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蕃賊策立張邦
昌策云無得而王故天命假于我手當仁不廟諱
知曆數在于爾躬餘皆不記初蕃賊建立張邦昌

遣人論意張邦昌陽為涕泣跪伏不受及僭偽位
即遣人迎孟氏入宮其策云尚念宋氏之初首崇
西宮之禮蓋用 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
事議者以邦昌果有朱泚之意粘罕任罷根括金
銀欲為邦昌結民故也孫傳既遣皇族遂為粘罕
召至青城令見舊主 上見謂曰朕煩重相公斷
送我一門家眷傳無對而退初賊圍城放兵四掠
東及沂西至濮兗南至陳蔡潁皆被其害陳蔡二
州雖不被其害屬縣焚燒略尽淮泗之間蕩然矣
京城之外墳壠悉遭掘出屍取其棺為馬槽殺人

如刈麻臭聞數百里京城以故數大疫死者過半
自城破後物價大貴米升三百猪肉一斤六貫羊
肉一斤八貫牛馬肉至二萬亦無得者街巷有病
氣未絕者俄頃已被剔剥雜諸牛馬肉賣之菜蔬
已尽唯取軟者啗之至蕃賊去尽乃稍平復蓋嘗
評之曰夷狄之為中國患也自古何限皆陵當遲
之世王室沾為中原五裂乘時猾夏理則有之未
聞全盛之時封豕長蛇肆貪搖毒如今日之甚也
豈非生灵厄會運否所鍾故使人謀乖刺天怨不
回然安有堂堂中國幅員萬里險阻不守關梁不

閉而戎韜深入覆我神州於俄頃間如踐無人之境乎初上皇時一夕夢數胡人請借樂器覺而怪之比旦登景龍門有司奏萬歲山有群狐十數張設樂器盃皿相對而餘於是乃勅捕之群狐散走京師諸草場皆有狐其最大而成精者在州北草場自國初時已享封爵有廟額謂之狐王廟人呼為大王亦有時見之其大如驢毛色純白見者避路而立声啞以奉之群小則鳴為郎君皆不避人一日上皇在萬歲山見白狐而驚問左右左右以草場狐王告自後亦常見於禁中上皇大

怒命出御前膺犬捕之繇是凡出延福宮西城所膺鷗獵犬以至彈弓弩子之屬皆往捕之至於發掘其窟穴或薰以毒煙京師不逞魚賴子亦群聚而相誼騰數日乃定凡獲狐數百枚而狐王獲者秦有胡亡之讖而始皇不知乃北備胡今有群狐之妖而上皇不悟乃焚狐廟事頗相類及取燕山燕山傳新番嘌唱其曲有蓬蓬之句京師翕然並唱其曲傳於天下識者謂蓬蓬亂也天意若曰唱亂之始自燕山也泊上即位禍難紛然蓋蓬蓬之象也靖康元年七月彗星見其權數大自北

拂帝座掃文昌占者皆為以君臣將有不測之災
或謂粘罕為妖星之精或為虜息二太子當此孫
覲自青城還說二酋之狀云粘罕魁偉豺声蜂目
二太子黑而短小其言語如僧家念呪然則妖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七

靖康中帙七十二

夏少曾朝野僉言曰余生值靖康丙午之難於都城
自黠虜釁成禍結始末之由余偶知之詳審不令
欲稽考禍亂之由則有大臣乖謬誤國基禍馴致
傾危姦回叛異脅附以玷皇輿將帥非人士卒潰
叛上自縉紳士大夫之操守下至市井軍伍之作
為皆足以為將來之警戒焉若夫理辯曲直面折
強虜指身為國以全大節則有李若水者力排群
議獨抗仇敵主持宗社義不苟生則有秦檜者為

將帥則懷義赴難潰圍入城任執政則守節事君
鼎鑊不渝則有張叔夜者至偏裨小校城陷勢危
猶結死士欲援乘輿於虎口則有吳革者侍衛卒
伍適時倉卒深察則計排斥大臣欲拯主于禍難
中則有蔣宣李福者皆可垂訓後世光耀無窮焉
九月五日粘罕攻陷太原二太子進攻真定安撫
使劉韜守禦具備而人心悅服總管王淵鈐轄李
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禦敵時真定在河朔最為
堅壘朝廷以金人圍太原防其東軼犯河朔之地
乃以劉韜為宣撫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厄其險

王淵李質劉韜皆辟置乃以樞密副承旨李邈為
真定安撫司而邈優於吏職而拙於應變且新至
真定而人心未附倉卒之際金兵圍城精兵既出
百姓之情不親故旬日而拔是時朝廷新失太原
又聞真定之報上大憂慄患將帥非人思得豪
傑之士以衛邊乃下哀痛之詔金人遣王蒞堅欲
割三鎮之地金人渡河朝廷大臣唐恪何桌輩以
謂大河之險決不可渡其昏謬如此金人至城下
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之令運土
木以填壕次以大木為對樓雲梯火車又廣列櫺

石砲座尋碑石磨蓋石羊石虎為砲欲攻之所列
砲石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者日不
下一二千百人金人自丙午初春用兵攻陷太原
皆以講和地割為語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
墮其計時何臬為右丞孫傳為尚書每朝廷計議
必面折執政地不可割金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
是任之至敗事城破不能權宜濟厄聞金人講和
反傾意信之曾侍衛兵卒之不若夫不信於造謀
之始反信于城破之後傾欵中外之勢而致乘輿
北遷者由和議昏昧而戰守不固議者曰兵法稱

不足則守惟其不足則當死守以固之而師京將
吏軍士自春初守城相疑姦細紛擾不已上下莫
能相制而號令不行城下金人每被砲擊死者百
人而行伍不亂城上一箭至則互相驚擾移時不
定种師道自春初見士卒守城如此深憂後患宗
漣誘士以官爵而竟不與之宜乎士不為用宗漣
庸謬士無紀律致都城摧破宗社阽危陽九厄會
之數實有以致之者也何臬鄆王詣金人軍前請
講和二酋謂何臬鄆王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
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 上皇

出郊何梁回道金人之意欲邀 上皇 上曰
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 朕當親往二
十八日何梁又至軍前二酋乃許 上出是夜彗
星見在其光長亘天二十九日何梁又至軍前日
出赤如血梁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
而已與作會餘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
無耻未有若此者二酋又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
康王使者傳云聞 康王已占據河北之地恐河
北州軍恃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已
懷廢立之意而朝廷大臣無有覺悟者何梁奏上

乃遣簽書密院曹輔由京東詣河北迎 康王

上在齋宮高尚書郭少傅與吳玠孫覲馮澥等對
上吟詩唱和又或以太學官對元帥講書及二月
六日變議令推舉異姓時王時雍為留守見議論
紛紛恐百官不肯書名乃先自書名以率百官從
而書名者數百人皆若州縣胥吏書邠曆略魚滯
留滯不終日千餘士大夫及軍民書畢申上時有
亦唱說忠義互相抵毀而竟書名舉邦昌者時雍
乃蜀人也其在蜀為市伍圖利又王黼當國時雍
專為鄉人納賂求差遣時人謂之三川牙郎其鄉

人曰今又作賣國牙郎也或曰四大夫平時享國
爵祿不能納忠効計以防禍亂至於傾側顛沛又
不知以忠義徇國夷狄禍中國改姓易號反偷生
附會為悖逆之事或曰金人拔城以兵脅衆勢不
得不然余應之曰今有賊勢臨人之父以脅其子
曰汝能殺父活汝子肯殺父以求生于賊乎其在
天地間何以為人懼金人之威盡遣上皇諸王
及舉邦昌者是殺父以求生也方金人初圍城上
守禦士大夫自宰執侍從武帥將校千餘人金兵
數人上城兵潰莫過軍士卒伍其無忠義不足責

也向使士大夫於城破之時人人以死徇國軍兵
士卒雖懷怯懼亦不敢潰也唐德宗時守奉天而
賊不能拔令以京城而金人拔之究其所以而奉
天之臣皆以死守獲全京城士大夫皆窺利偷生
之故金人以數卒上城而潰矣今日之患由節義
之風不立士俗偷薄其來久矣至於如是甚可羞
焉有人問京破之由當應之曰軍威不立而士風
偷薄以此而破也開封尹徐秉哲為金人所迫押
文引令諸使臣火下搜捉宗室使臣利于得財雖
多捉獲而免脫者十有三二焉其文引云或於南

薰門蕭太師處交割或於順天門耶津太師處交
割皆用使牒押字徐秉哲為人之臣國之宗屬乃
忍押牒以贈仇讎開封公人并小天下緣取人口
妄偽攘奪金銀盈室禁會于欣樂樓號曰金擢會
其貪生忘國有如此者又要太學博士十人又要
博士能彥詩彥詩時雍之壻乃易他負代之其忘
國營私有如此者內侍梁平王仍指言 上皇宮
中寶玉玩好鄧述具錄后妃皇子皇女李廟諱獻
里漆皮馬甲二萬副 太祖平唐火箭二萬隻金
汁火砲樣四勝弩內侍平時享國富貴無與為此

其內侍負國有如此者在京廂禁軍兵有月糧衣
賜國家養此所以禦四夷自上中下內教親按諸
營武藝精練厚加賞賜用臨戰敵敗劔奔竄遂致
城陷自罷守禦每日津般金帛禮樂器用儀仗法
物祕閣書籍國子監經史道釋藏印板未嘗休息
自旦至暮疲弊困弱有般至軍前屢有換易往來
力乏憤而擲于地或在虜人前者虜人徐謂之曰
莫是國家得汝力耶在京禁軍平時衣糧不闕金
人圍城激賞已厚賊兵數人上城曳戈潰散致宗
廟墊為二主遷越又於被破城時恣行劫奪朝廷

恐其作亂仍地分彈壓每日於常請受外日支米日反米三升錢一百文城中米貴百姓餓死兵士糶餘糧月獲厚利百千至邦昌即位又請登極搞賞左藏庫推貨務都茶場支錢般運縱橫於路見者無不痛恨其軍兵負國有如此者邦昌僭竊行事命百官不出勅但以尚書省牒不達年號又不用靖康號應文榜檄但曰三月初十日上有詔與徐秉哲令買藥云社稷山河為卿等所誤可恨者某等父子兄弟成擒耳無思舊主勉事新君可於諸司借支錢一千貫買路藥秉哲得之而泣秉哲

為府尹應奉金人根括金銀諸般取索及勾集人口自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箇月府庫帑藏及民間物宗室百官宗屬人口等一有所索一席之上皆秉哲經營之自旦至暮與金人對坐于朱雀門指顧唱叫不勝其勞也從官數人吏事不及遠甚廢立之際不能措一辭及勾宗室以奉之見金人殺梅執禮安扶等守金使而泣之咸多秉哲勤勞之力而責其不忠之罪或曰秉哲賣主求安吏職雖精真奴隸之材也何以士大夫為四月一日金人之師離城下盡去初金人與在京彈壓官曰金

人去後宜却治樓櫓守扞拒敵趙家人馬恐壞了
張皇社稷十一日邳昌還資善堂

宣和錄曰先是城陷後十二月初三日虜湏犒軍絹一
千萬疋金百萬錠銀一千萬錠表段如絹之數
只要綾羅錦繡之類不要紗四日開封府榜盡數
令於戚里豪富之家根刮金帛赴開府封送納六
日將內外庫絹疋數令禁軍送之軍前自此數旬
不已退回污損者甚多遣使巡視府庫已封內藏
左藏及御前軍器所八日虜使又檢校內藏左藏
元豐大觀等庫金帛緘封之十日尚書省榜應感

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以貼犒賞以令開封
府措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十一日詔吏部
尚書王時雍同知開封府與徐秉哲分東西廂四
少尹十五鄉少五郎官徧詣在京根括拘收感里
權貴豪富之家金銀錢帛搞設大金軍兵或敢隱
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笞擊問之十三日遣軍人百
姓般絹赴南薰門交納凡一千萬疋自當時日始
使來欲割蒲解許之先是軍前諭意金帛不前初
十日定下城故凡百應副莫敢少綾絹般至軍前
屢有換易悉要山東河北者朝廷以酒肴等遺受

納蕃官無筭都人自左藏庫前分行相屬至南薰
門遞納輸軍前人給錢二百抵暮方散十五日開
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爐金銀每錠各五十兩
開封府榜為大金軍前恠問金銀表段數多聖駕
未回都人知緣金帛久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
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唯豪貴
家不肯出差官吏大搜厘里苛急人不能堪至
有囚執婦女發掘房帷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邸根
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 上皇旨悉數輸納
有司景靈宮內庭駕前器皿無一存者每坊巷命

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首朱
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者有告首內侍藏金者
數人率萬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十
三日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將帶金出入候
開封府遍行天下其見在金限三日赴開封府送
納限滿送納不盡許受雇人力女使告金帛之往
肩摩轂繫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薰門交割虜
遣大酋皇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虜主之兄尤凶
悍無禮日布巨挺於前陵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
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

意未愜復批頰數十以達茗腦麝等物遺之獲免
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
揮實不曉一語第聞曰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十
四日詔語云千分未及其一由是開封府及四壁
根括官供軍法狀以聞自城破諸門皆為虜守雖
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
釵釧銖兩以上共行助國以竿揭于通衢府前填
委不容置足十五日府榜備坐聖旨高尚書日傳元
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絕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
搜檢仰體此意不可誤事十九日開封府申軍前

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
二十三日四壁置場買銀以鈺銷秤盤折耗比元
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
數金百之一銀十之一表段十之二開封府復行
根括十五日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耶生悲戚
愁歎皆欲自尽集從官議各分定貴戚家復行根
括如鄭紳張衮內侍之類皆平生貪黷之人前日
不無藏匿者既到虜壁遂自言所有虜人復索至
于再三十八日開封府榜國相元帥台令恠問金
銀表段數目不足問城中士庶唯復要縱兵入城

自搜或只納金銀表段犒軍令大軍早回仰各體
認日下盡數所有送納虜人入內徑取諸庫真珠
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馬
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夜海珠西一百三十
箇硃砂二萬九千斤水晶一萬五斤千花犀二萬
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坐龍腦一
百二十斤金磚一百四十乘王先生燒金陳搏燒
金高麗進奉生金金甲金梳頭魁各六副金鞍金
馬杓金杵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七百
副花犀帶金帶金束帶玉帶鍍金帶金魚袋等

上皇閣分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閣分金
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皇后閣分金錢十一貫銀
錢二十二貫銀大爐一百二十隻金大爐四隻金
卓子面二十隻銀校椅二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
金水桶四隻金盤盞八百副金注椀二十副金銀
匙筋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千二百隻
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玳瑁托子一千二百隻珊
瑚托子四百隻馬瑙托子一千三百隻珍珠扇四
百合紅扇一百合藍扇一百合合行鸞扇三百五
十合大扇六十合扇軍車一百量虜使督金帛者旁

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
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
以米豆換之再約金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兩銀一
百十四萬五千三百兩表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
遣使人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
京城總七百萬除高力下戶年出金銀一錠耶明
曰虜使未勒留守大尹提舉人供狀限五日納足
元數二十五日虜使趙少監傳監軍指揮請八人
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遂殺梅執禮等乃下令
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不足當縱兵自索

既而官者復語賊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
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
所為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偏加
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兩府尚書大
尹各金二十兩銀五十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
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次輸納科配官絡繹塵市
既定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
至此人益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
二字內臣恨取去工妓等又怨所遣官吏既至虜
壁乃給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

肯用心虜必欲元數督責日急要牛車千兩取景
陽鍾虞司天臺渾天儀合臺星象合臺天輪自五
代祖宗已來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
二十餘年珠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襁屬不絕文
遣李少監郭率府入晉淨寺取朱劬家書畫直至
去日方絕四月一日虜人去盡營中遺物甚多朝
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二百擔它不急之
物稱是祕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賤之如
糞壤自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
日之多二百年府庫蓄積一旦掃地盡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八

靖康中帙七十三

石茂良避戎夜話曰金人再犯關閩十一月二十五日
午時城陷僕逃難於鄉人王升鄉舍館夜論朝
廷守禦之方一話一言悉莫不驗其文撫其實直
而不許質而不文非所見聞則略而不書去年春
金人犯闕朝廷以三關未幾食言故有十月之師
又許大河為界河東河北悉與之金人恐中國之
反汗也凡河東河北守土臣親屬悉質于軍之侯
及境訓諭又取大臣及家屬凡二十餘家如蔡京

童貫王黼皆以罪譴而欲其家屬也如張孝純蔡
靖李嗣本皆已降而欲其家屬甚者如李綱徐處
仁吳敏陳廟諱劉鞫折彥質折可求皆以用事而
欲其家屬也朝廷惟命是聽所赴貶所已出京則
以實告嘗見王升卿說莫儔作館伴使自圍城之
後金人凡三遣使來始使命至声色甚厲云自後
不復來矣後數日復來稍下其色怡其声復云後
不復來矣數日又來儔詰其復來之狀無辭以對
哀鳴呻喙而已朝廷訝其數來雖許以三鎮託以
它事遲遲其請未幾而城陷金人登城歛兵不下

方遣使求何^如鼎等踈謬若此初李綱征和天下兵
四十萬以解太原之圍師中五月之敗解潛八月
之敗潰散殆尽而太原終不解至九月初三日辰
時太原陷九十五日上下蒙蔽一人猶未知太原
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孤内外無援可謂
危矣朝廷怡然不顧惟主和議私殖黨與自相矛
盾烽燧不立斥候不遣敵兵翱翔河上已數日朝
廷猶未定信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太子圍城至二
十七日粘罕四十大隊又到方始倉分皇五路遣
使臣征兵天下之兵除陝西五路外有漢上保

甲施黔州兵福建路槍杖手皆可用何苦而不預
征耶至敵已圍都城雖欲求援不可復得矣天下
之援兵不至京城圍月餘竟陷是誰之罪耶去年
春金人犯闕下寨皆在西北地名摩駝崗敵既去
議者引汴水灌崗為水所壞者凡十有八村冀敵
人不敢不寨也議者鄙之曰借使汴水可淹奚不
俟敵兵之來然後引水灌崗則敵可淹沒今乃先
放水灌崗是使敵人預備害也謀而不臧如此已
而敵兵再來果赴東南大抵京西北城高門皆甕
城水門亦甚廟諱固可以守禦東南城低水門未

暇修廟諱最為受敵緊處又有大於此者南門去

襄鄧止十有三程五路征兵來從漢上魚襄陽鄧
保甲極可用亦可招而援也敵營城南則襄漢兩
路不復通又京師漕運全藉東南動千萬計萬一
乘輿播遷則百艘可以宵濟敗營城東絕吾糧道
且使乘輿不復出矣議者欲使張叔夜一頭項披
城南外下寨或在東水門外下寨朝廷議不果反
墮彼計中使人心痛不已況汴京自有天地以來
聖帝明王未嘗居此逮至五季之君因循苟簡雄
霸一方擇地未暇也 太祖龍興不遺族而天下

稽首稱藩恐煩百姓曠彼太梁乃建城市營宮室
然魚山川之險四面受敵萬一敵人繚繞絕吾糧
道屈膝而已蓋恃險而不恃德者忘國也恃德不
恃險者危國也惟險與德俱恃國乃尊強僕嘗欲
建議于朝果欲復都大梁莫若回汴河蔡河五丈
河皆由城外而過借使輦運糧餉亦何憚而不車
載斗量也三河既回於城外則無受敵之水門舊
城亦可築合復如新城外門置樓櫓萬一外城失
守則舊城復可守矣粘罕自稱用兵過孫吳孫吳
豈可過也軍中稱二太子提十萬之師今年春直

入中原如涉無人之境不戰而屈人兵金繒駝馬
牛羊婦女虜掠無限班師返國迨不與三關立取
真定復至闕下又如返掌之易粘罕師老太原九
月不下縱至都城亦復後二太子期以逆較之其
不逮二太子明矣二太子尚不可及况孫吳乎乘
我太平之久軍兵游惰國難未夷無一人用命故
敵得以乘隙借使上下一心內外相應朝廷有賢
相守禦用名將雖有粘罕京師豈可破也粘罕二
太子優劣雖殊然皆善將兵其紀律嚴密故下皆
用命頃在殿前見御寶批降到金人三生陣同命

隊法令姚友仲已下各陳已見以聞凡敵人遇我師必布圍圓陣當鋒次張兩陣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陣每隊一十五人以一人為旗頭二人為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頭旗死從不繳生還還者並斬得勝受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諸將亦皆益陣圖詣殿前司獻欲以方陣迎敵次以兩陣夾攻其左右敵兵厚重復用兩直陣掩其傍此五行陣法也或欲分為八陣擊首則尾應擊左則右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此八陣法也僕笑而進曰自古陣必相其地之利便敵人之多寡或披山或

背水或設伏料敵應變在臨時豈可預為之若使敵人知我之情別布他陣將何以禦姚友仲以為然復問同命隊法柰何僕曰國家係五連法行之舊矣且如五人為五積五十人為一隊押隊引於前擁隊驅於後全五勝擁押有隊賞全伍負有誅如此則自然用命夷狄之法不足尊也姚公友仲深以為然又嘗與僕料敵人之勢僕謂皆假借而養成之初合謀而滅契丹也莫若申嚴邊備按兵勿動使其自相攻擊可收下莊兩虎之功則朝廷義不屈夷狄貪婪無所施乃假道借威使二百年

之盟內一朝掃地遂俾最爾窺伺王室先則長驅
而來深入重地遷延月餘蓋慮別路兵輻湊不得
返國也進不敢攻止求金繒而已為當時計莫若
涉河之時俟其半渡河北之師邀其中動王之兵
襲其後使疋馬隻輪無北還勢乃擁衛姑息莫敢
誰何既許三鎮又復不許使彼得以藉口都不遷
兵不征飽食安座以俟其秋高馬肥長驅復來此
曰假借而養成之也又自城破番兵每夜擊鼓以
報平安其声隱隱如雷或日暮或天欲暗其時不
常毛德如有詩云睡覺昏昏厭鼓鞞者是也又於

四壁栽種松栢不知何義詩又云城頭松栢鎖愁
煙是也自古城陷未有不戰而陷者既陷之後豈
期不戮一人殆有神物主之自十一月二十五日
城陷至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皆大風雪連日不止
略無少異天道竟如何哉

曹勛北狩聞見錄曰

太上自北狩出城起行至過河旬日後宣諭勛曰
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
尚肯推戴 康王否勛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
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

念又曰我夢想常不忘妾第記此事次日宣諭勛
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為我持
信尋 康王庶知父母繫念於彼及此行艱難勛
曰臣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出願不辱命得
達聖意是晚 太上出御衣三襯一領俗呼背心拆領
為字於領中同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押計九字
復逢如故付某又索邢皇后得所帶金耳環子一
隻雙飛小蝶蝶是俗呼鬪高飛是金上在藩邸時手制以為的
驗及皇太后信物令某不以方所必見 大王奏
之訓誥丁寧且囑且泣曰無亡吾北行之苦又以

拭淚白紗帕子付某曰見

大王深致我血淚之

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

不能多致語言氣哽吾脰故也待到燕山去此信

三聖人知餘皆不知皇后初取環子與沈押班令

付勛曰到時傳語 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

并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后以下皆哭 太上又

宣諭曰如見 大王但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

行之無以我為念且保守宗廟洗雪積憤又曰

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詳

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

雖不止此要當知而戒焉 太上又令奏云恐吾
宋之德未泯士衆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取
自家宗廟若不順記得先武不立時事否又宣諭
曰曾有龍德宮密賜馬價珠犀合子等物 大王
曾說欲決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為密驗在虜寨
臨行日恭承皇太后聖訓令奏 大王曰大王再
便軍前欲出門時二后泊宮人送 大王至廳有
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了劍擁
衛王後女招示衆衆雖不見莫不畏肅皇后悟曰
我事四聖香火甚謹謂京西師必其陰助今陷虜

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

大王宜嚴崇奉以答天貺其扈從侍皇太后未知

主上即位嘗用象戲局以黃羅貼覆書 康王字

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 康王

入九宮者大王必得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佗

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甚喜臣不拜即賀具

奏 太上大喜復令謂皇太后瑞卜昭應殊異便

可放心卿等可賀我勛等皆再拜皇太后因只以

此大將不易道過堯山縣進早膳有燕人百餘人

守 太上所乘車語勛曰 太上活燕民十餘萬

我輩老幼感恩極深願識天顏因具奏聞為揭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燕民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回鑾不須憂抱 太上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助耶吾獲謗不少今因阨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嗟惋再拜而去 太上在路中苦渴摘道傍桑椹食之語勛曰我在藩邸時乳媪曾取此因取數枚食美尋為媪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豈椹為我終始耶至真定府自東門 太上乘馬與二太子並騎入門前有引旗書 太上皇字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哭虜人不較也館於府園淨

淵莊午間請 太上看打毬自二太子以下皆入

毬場 太上與皇后在廳上坐打毬罷行酒少頃

侍中劉彥宗傳太子意云久聞 上皇聖學甚高

欲覓一打毬詩其請頗恭 太上曰自遜位以來

未嘗近筆硯勉作一詩以答怠意乃寫付彥宗曰

錦袍駿馬曉朋分明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

正過無令綽撥入斜門綽撥斜門皆打毬家語也彥宗捧讀稱

歎即與太子又番語似講解其意太子起謝

太上亦謝其恭也自過真定虜委肅王管諸王國

公及諸位房院委駙馬都尉曹晟管諸駙馬及帝

姬不得拖後出入打請路糧又委本朝王宗沔王

廟諱李常為都管以糾之已上緣行故路不能書地名

趙鴻臚字砥燕雲錄曰靖康丙午冬金人既破京城

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是時子砥實

為寺丞兼是宗室使之管押隨從北行丁未五月

至燕山府六月初間聞康王登寶位虜人傳報

領大兵見在南京不晚過河虜人聞之驚駭膽落

子砥急欲要潛出歸朝誓不久處虜廷乃陰結燕

人舊歸朝官忠翊郎亳州兵馬監押諸國寶承信

郎亳州指使王孝安二人至中京伺候二聖動靜

恭請道君宸翰密教金虛實揣求深報人知其

請狀戊申四月甲戌南遁六月甲子至闕下見留

守宗澤留連幾半月與諸四方勤王之師朝夕聚

議留守見子砥論虜中虛實情偽歷歷聳聽意欲

使子砥領兵復過太河子砥領云陷虜踰年天幸

生還急欲奔趨行在朝見其奏二聖動靜面進

道君宸翰以寬主上聖慮不數日間宗公遽疾

不起宇文虛中代守發來朝見八月己未抵行在

次日丞相召赴都堂傳旨要宸翰即時供納及機

密事百餘中疏於朝廷至九月十三日忽得三省

同奉聖旨除鴻臚寺丞不候受告日下供職此子
砥之舊職也二十八日雍陵陽之翰亦自燕山潛
歸子砥在虜中與之相從今遂復見維揚但備言
北事與子砥皆符合據實而錄焉 二聖之北狩
也道君由滑瀆至燕山 淵聖由淮陽至雲中
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離門三里太子邀
請觀看乍柳枝打毬飲宴至暮次日入門於延壽
寺駐驛貴妃親王帝姬駙馬聖眷同處日侍
道君之側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
道君聖眷毬場宴會二太子捧卮跪勸 道君擲

后繼時躬親打毬迎待之禮至重至厚是時

康王登寶位赦文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

道君 道君即召貴妃相賀喜動龍顏七月初

淵聖至自雲中駐蹕燕山愍中寺朱后皇太子祁

至三郡王聖眷同處侍帝側金人供奉如 道君

之禮 二聖兩寺居處七月上旬於昊天寺相見

親王東序駙馬西序 道君居左面 淵聖居右

面皇太子次南向西酒五盞自早至午禮畢而歸

七月中旬鄭后體候違和 淵聖朱后同來延壽

寺問候及兩時九月十三日 二聖同住聖眷起

發往中京南人與燕人泣涕送於東門之外目盡
乃還金人不能禁止數日為之不市起發之前金
人納絹萬匹為路費 道君分賜百五十匹與仙
露寺宗室仲理以下作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山
至中京九百五十里過石門至景州上盧龍領下
山過樂撒河至澤河過大漢至中京於相府院駐
驛相府院者契丹時宰相所居也一門五位左二
位 道君居之右二位 淵聖居之中一位管

事番官居之中京人煙風物比之燕山蕭索太甚
二聖服食器用皆需於燕山每兩月金人排辦起

發供應

道君聖眷千餘口

淵聖聖眷百餘口

此駐驛中京相府院去大金國尚三千里 二聖
於此止之東京去取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姨媼
命宗女等千八百餘口至燕山仙露寺養贍口給
米一升半月支鹽一升自嗣王與兵卒無異拘縻
點勘監視嚴密自困道塗苦於寂寞一歲之間死
及八分止存三百九十八人保州御莊宗室趙遵
頤奉使金國亦在燕山拘縻國相粘罕近許放還
本州其御莊宗室仍舊不曾起發奉使官中書侍
郎陳過庭并文武官五十餘員并門下侍郎耿南

仲孫元在真定丁未八月遣詣燕山崇國寺安泊
至十月國相粘罕到燕山計議追呼出頭許其南
歸無不懽呼方行備車促裝無何復有揮指並押
赴顯州自旦至暮方得行見粘罕以燭從頭至足
炤之令厚加養濟戊申三月間一南人貨驢肉在
橋來買得故紙內有本朝足本赦書司馬朴營求
得之為京師醫藥靳洪告於燕山留守收捉司馬
朴枷項禁勘獄成申元帥府已而貸死杖七十依
舊養濟知燕山蔡靖其子松年與春屬同處金人
養濟甚厚松年與一勃海道奴通事燕市中合開
酒肆燕王嗣濮王宰臣何梁樞密張叔夜駙馬曹
都尉並皆身亡其餘有從淵聖在雲中者未知
存亡宗室拘縻從官養濟之宜於此知其詳也東
京取醫官教坊內侍內人作匠司天官吏國主元
帥大酋共分驅使燕山得國主指揮更不發遣厚
與養濟於諸寺院安泊內侍內人皆為大酋所有
醫官開鋪樂人作場司天行術作匠執藝各自營
生衣食方足畿輔所破郡縣民皆驅虜北行何啻
千萬比到燕山無論貴賤壯弱路途之遙飢餓之
困死者枕藉骨肉遍野壯強者僅至燕山各便生

養有力者坐營鋪肆無力者喝貨挾托老者乞丐
於市南人以類各相嫁娶燕山有市賣人充軍兵
虜得南人視人立價賣之此本朝人陷虜於此可
見也金國渤海漢兒契丹等若差知州通判知縣
場務官更有元帥府亦差除郎外如知州知縣若
兩處朝廷差官元帥府更差即是三人互相爭權
乞取財物乃至料物錢供輸皆出民間有公事在
官先漢兒次契丹方到公人丁未冬宰相劉彥宗
差一人知燕山王田縣國裏朝廷亦差一人來交
割不得含怒而歸無何國裏朝廷遣使命至燕山

拘取劉彥宗賜死續遣一使來評議劉彥宗各賂
萬緡乃已有兵權錢穀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
次漢兒漢兒雖劉彥宗郭藥師亦無兵權契丹時
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興渤海先降所
以女真多用渤海為要職燕山留守二人金人沙
裏知判官郭藥師沙裏知者阿欽廟打之族弟也
又有三司使契丹麻九渤海大變燕人張令言領
之宣徽使契丹呆哥燕人韓鼎喬領之渤海李善
薩奴為統軍漢人劉昉為部諱此女真族系所出
設官之宜於此也可知也丁未六月國裏朝廷指

揮選南人文武八員與太子伴讀選得陷燕官前
燕山孫設司錄張岩等八人並換北官除虞部郎
官特賜金錄厚支盤費令燕人歸朝官韓昉待制
館伴赴御寨九月金人遣燕人直史館王樞奉使
高麗令吳鼎鼎是南官撰用文至戊申正月劉彥宗
移文河北矣得州縣鎮搜索舉人二月一日已前
起發赴燕山就試與免科差於竹林寺作試院與
北同院異場引試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詩賦一
場二十八日引試南人作南朝法試三場其試官
分南北南試官張堅文昌王庭直初軍前取太
學生三十八人金人師退復令入城獨交頤臣服
金人隨軍至燕山接北官校書郎是時三月二十
七日開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人取五
百七十一人並皆推恩劉彥宗云第一番進士寬
取誘之丁未七月初二日太子往御寨離燕山七
百里到涼殿病傷寒亡歿酋首皆墜面號泣其屍
載來燕山八月初歸本國每破州郡用一金人一
燕人一南人同共鎮守有投拜開門者知州官屬
更不改易並依舊法此金人政事之紀於此可見
也河東五十四州古契丹沙漠之地自耶律建國

之故如奉聖歸化州之類遇有差發全國不甚計較着軍數目願南征者甚衆蓋利金帛子女也沙
子裏在沙院西北去金國四十里廣有羊馬人籍
此為生五國惟有糜子蕎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
草茂冬月不彫雖枯不梗馬可卧人亦可卧柔如
氈毯南接天德雲內北連党項國南關口到此數
程無水舊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乘水馳負之
天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寨許王者迺元妃
所生年十八九今在沙子裏天祚偽弟大石林牙
已立為主稱天輔皇帝盛聞結集兵馬已及數十

萬待時興舉頃年郭藥師所簽常勝軍自藥師投
降復慮反覆將常勝尺皆放散各令歸業連歲
軍兵兩路進發傷折逃亡人數頗多令復引剗刷
追呼補數燕人山有倉三座並無見在每支遣取
給民間錢帛庫在內中並無見積止有絹七萬匹
所取本朝輅輦道遙子在燕山延壽寺安放河東
河北州縣鎮防守每州漢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
多寡不同大州不過留一千戶縣鎮百戶多闕額
數河北路邢磁冀莫未下皆用兵守之更不攻打
舉諸國并簽南軍魚慮十五餘萬人鎮守之數在

內衣糧隨處掠取此金人虛實之情可於此見也
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國主所居之營也
供奉使喚南人居半噉寬負屈皆有謀殺叛亡之
心戊申正月數千人同謀山中斫柴為名各置長
柯大斧欲劫其主入山據險結集南兵也麗南來
獻於本朝復以為質無何南人告變於是根究情
實殺謀首者數千人其事遂寢舊歸朝官中大夫
集賢殿修撰張龔告宰相劉彥宗乞知真定府獲
鹿縣其人荷國厚恩不忘忠孝自丁未冬到任結
集五馬山馬御名趙邦傑等及山中兵民先復真

定次取燕山戊申五月有日舉事無何南人告變
張龔不安以疾告歸燕山府潞縣舊南官巡檢使
楊浩於丁未九月入玉田縣山中與一北僧智和
禪師結集招誘南北忠義壯士謀舉大事其人於
戊申三月間來燕山城子砥廼以物色而問其
詳云招誘南北人士已及萬數若得三萬可以橫
行虜中決報大讎繼時楊浩復入中山易州界接
山有一燕人之子年十八小名劉里忙豪勇俊邁
異於常人遠近無不推服於山中聚徒黨選南北
人少壯者舉舉義兵邀擊金人意欲令人推為虜

主與本朝結好自戊申三月間金人聞於燕山府
集兵千人往易州山中擒捕劉里忙其山險峻不
可近傍見令用守把山路劉里忙徒黨日盛招集
愈多南北忠義之士自投者甚衆已及萬數金人
未易可制此南北離濼之情於此可見也宣政以
來朝議所失者遠結金人近滅契丹之過也金人
既并國其我朝雖厚其賜予重其和好必來襲我
治安蓋初取契丹實意我國况開其路而引之即
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
輩皆不得達劉彥宗曰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
宋也則是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
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專用兵十餘年竟滅
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喂虎以肉喂之食尽終必
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九

靖康中帙七十四

汴都記曰十二月初得邊報知藥師以常勝軍叛幹
奇不直抵燕中左右近臣倉遑失策未及修備而
幹離不之師已渡河至城下虜兵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知賊鋒逼近乃連遣使求和中外由是恟恟
但持和議虜退朝廷茫然未有奇策士庶或望徐
處仁入輔中興既召為相吳敏耿南仲李綱議論
不叶但各務汲引門人而已南仲官雷觀等以植
講和之黨邊事一切不問見計議司舉辟寮屬一

時躁進之人乘勢附之不知所議何利害也四月
初 上皇皇后還闕 上親出郊迎迓蔡攸至國
門不得入時蔡京在洛詔諸子悉置湖外取王黼
首級至闕下童貫送嶺表又遣臺官張激取首級
梟於東下梁方平以不守河津遂戮之群兇就刑
都人大快人皆以伊呂望處仁然功名減於治郡
境以碌碌敗事敏亦尸祿為姦天下之士言利害
者曰數百略不省覽惟是自相矛盾王雲奉使歸
奏曰二太子亦通說話粘罕狠勃不可近也約雲
以七月復到軍前至期不至則舉兵而南虜既舉
兵由兩路南進議者咸曰虜若渡河一鼓而南我
決失措置當於京城四向十里間各屯兵萬數築
高塹開深溝據要害之利以堅守別馳騎以援之
又清野以斷糧秣使虜進不敢攻伺其隙以兵擊
之令河北之民各營請以自守走使以報 康王
為元帥集其兵衆揚聲擣燕山以斷虜歸路使之
動心却潛軍渡河會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尚
可也或曰虜兵甚銳而吾軍剗劍之久聞虜深入
氣益不張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尚嬰孤城以自
守恐非長策也大臣未以為然虜忽掩至朝廷固

知所措何臬曰上城提舉召募人兵號曰何相公
奇兵其應募者悉正食羸備之人市中黃旗縱橫
統制蒲道臬任率書生豈曉兵機往來城壁談笑
自若得傳者云臬日飲醇酒半酣一謳大可駭也
粘罕自居青城未嘗離寨凡有所議唯召幹齋不
至帳中軍事皆出粘罕 帝自行在所批付徐秉
哲取衣服并牛羊千口五色線皂角之屬末云奉
上皇指揮取趙才人元奴自 帝蒙塵以來京師
無君者四十餘日無監國并三省者半月內外帖
然市廛如故蓋人心久困則思生故也家家毀器

皿屋克薪日辦備及弊衣恐隨新主遷徙初金
人欲行未行之間邦昌為左右小人疑惑有異初
心先用 太后引周太后事赦文中止勤王之師
知范訥等兵在近搜索各人親識遣之公然肆赦
以示即位士論頗有異辭明達墓為虜所發掘露
尸取棺板以為營柵初男女北遷者五百人為一
隊虜以數十騎驅之如驅羊豕京師人不能徒走
遠涉稍不前即敲殺遺骸蔽野孫傳得車一乘載
骨肉自以匹馬隨之置小行李取前日府中宣借
負荷初上皇之子韓國公尚在嬰孩前日事變

因隨養娘遁民間虜人亦探知限秉哲一日要見不然便要大尹到軍前虜人取人其急如此范致虛全家在虜去一子寅敷作少卿亦徑取以往金人到陳州南京屢敗二城竟全徐處仁幾不免二子被殺陳廟諱在中山為軍人所殺趙野元知大名府為軍民所逐朝廷遂以運使張慤除直學士知大名元帥府用事者耿氏父子黃潛善宗澤注伯彥等耳大學同人元有六百人圍閉以來患腳氣者二百餘人至今尚有殂者半為鬼錄去冬詔許試七書義并策以求謀略之士太學中守舊圖

遠大者皆不肯試惟輕狂躁進者欣然就是後皆補校尉發赴張叔夜軍前聽候差使比肩卒伍及城破死者甚衆退師後有存者往山東見康王上書言事者此曹何所不至國家顛危尚欲覬覦良可憫笑城破時如劉延慶男老國秦元康澤民諸人叩門斬關夜遁並無脫者唯有兵者且戰且引可以潰走如傅臨政郭京是也副元帥宗澤榜京城述康王指揮分遣將兵餘一百萬遯二帝已引兵渡河河北諸郡十不下一二以為應援夏執在近金人必不能未李綱榜湖南安撫郭

三益引士軍及溪洞兵十萬前來救援知京兆范致虛榜收復南京擒偽留守高世由統制張思勝榜收復襄陽府擒郭京前來二十五日在京應官司撥一半官吏詣南京迎駕是日邦昌時雍等率官吏出門

范仲熊北記曰辛丑壬寅年時朝廷新定燕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菽粟金帛噐甲往燕山絡繹於道縣吏部押來者皆言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却行李商旅遂絕部押官往往雄在州不敢北去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民

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禮待遇兩相忿恨數至喧爭至乙巳歲秋平陽府就糧義勝軍劉嗣初反轉至懷州城下守臣霍安國禦退之丙午歲十一月粘罕陷懷州殺霍安國范仲熊貸命令往鄭州養濟途中與燕人同行因問此中來者是幾國人共有多少兵馬其蕃人答言此中隨國相來者有達靺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胡蘆家有契丹有党項家有點戛斯家有大小石家有回鶻家有室韋家有漢兒家共不得見數目其從河北隨禪馬國主者兵馬更多為拘占

數國路大金正軍不過十萬更勝有生女真喚做掃地軍便是也以仲熊所親見粘罕寨有兵五萬人婁宿孛童寨有兵萬人皆槍為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副甲腰垂八稜棍棒一條或刀一口槍長一丈二尺刀如中國屠刀此皆驍衛之兵也弓矢在後設而不發弓力不過七針箭多者不滿百隻自大金兵外其他國兵皆不帶甲弓矢或有或無皆旋斫道傍木執之自粘罕至步率皆粟米粥或燒猪肉別無異品蕃人主中國事者高尚書孫左司也高允親要兼充粘罕軍前通事謂吏人曰

本司皆揮筆於腰文字極簡與人談論言皆成文而檄書文字淺陋幾不可讀凡蕃官平居惟着上領褐衫無上下之辨富者着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為帽傳聞粘罕二太子初入中國時止着褐布衫既拔京城其下無不衣錦繡至月旦及親事則幘頭公服靴笏皆如中國之制仲熊每見粘罕粘罕着青貂裘丰袖特復露頂而坐金人羞女真沙里打為鄭州道士趙之才在鄭州賣相能揮四十五斤鉄簡心膽可使仲熊因謂之曰上皇為了無限道士沒一箇報恩之才曰只是不用着之

才豈是不如能令之才肯為趙官家便死也不悔
仲熊因與之謀殺沙里打不果四月四日粘罕回
軍至鄭州教一人番兵引去見少帝其人引仲
熊到青德大平庫前中有內侍及婦人數人中一
人身甚瘦人指云此少帝也仲熊拜訖云臣受
國恩才薄位卑無所展効致陛下及此死有餘
責帝不言金人已叱仲熊令退有番官梁慶裔來
叫仲熊曰國相有台旨有國書送你歸書題曰書
致于南朝皇帝闕下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
帥不寫姓名只用一元帥府印下云謹封書云天

會五年四月日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謹
致書于南朝皇帝闕下早者攻下懷州內有鄉貫
係河南人以不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將帶
前來比至汴京了畢權令鄭州就糧養濟除情願
歸降人已發遣過河北外內有不願歸降人從事
即懷州河內縣丞范仲熊遣令還鄉仰北冀英聰俯
為亮悉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慶裔遣馬軍一人
至京師投下仲熊遂歸

靖康皇族陷虜記一少帝位下太子諶小大王訓見
居五國願城鄭才人生大公主二公主各年幼伏

才人無出一見在親王景王濟王莘王徐王安康

郡王相國王温國王廣平郡王儀國公碩使狄才

州鐵使閻婉容一見在公主純福公主尚作醫官

昌小公主尚藥醫官成榮德公主嫁習古國王已

遠良男御名復寧福公主死見在大金皇

后居洵德公主嫁設野馬郎一見在貴

上在惠福公主嫁開府相公斜保三國

妃崔貴妃王婉容大王婕妤小王婕妤才妤人喬

見在諸王男女成文鄆王成規肅王成章景王成

範鄆王成之莘王成式濟王相國公儀國公下各

男相國公温國公下各安康郡王康平郡王

女故和王女嫁王遵道男故信王女四一見在

棣華宅親王等和義郡王有奕永寧郡王有恭燕

五節使有章越五節使有忠燕五觀察有亮越五

觀察有德一親賢宅宗子故晉康郡王孝騫男安

規等士侑公繪一歿故親王燕王趙越王韓鄆王

韓肅王五祁王五沂王五信王五建安郡王青嘉

國王五瀛國公五昌國公五一歿故公主嘉德宋嫁

國王上令福華福安德順德顯德柔福一歿故貴

妃王貴妃閻婉容一歿故駙馬曾寅曹晟蔡儵劉

文彥田正一金國北京坐諸宮院見在宗室仲慕
仲瑄等并宗女媵媼兵士等僅五百餘人去年未
上京告朝廷艱難賜錢三萬貫牛三百頭為養濟
一奉使洪皓等見在燕京等處住金國已降赦已
令換官往往不肯祇受一應被虜宗室女見在北
人家作奴婢者金國已降赦官中二人換一名出
令作百姓自在居住一應扈 二帝親屬四百餘
人為遷 二帝往五國留在遼東落後養濟焉
淵聖滑州驛血指書襟詔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
朕嗣位以來莫知寒暑寢食惟保汝赤子以衛我

社稷庶幾共享太平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謀
已先潰使我 道君而降金族為虜百官偷生勢
不獲已降不忍聞者京師之民捨命不顧弃金帛
寶玉欲以贖 朕此最可傷恨不得與斯民同生
同死後之社稷恐非我族無言及此涕淚橫流衛
士潛歸嚙指書襟敷告中外宗族忠臣義士奮起
一心為 朕雪北顧之耻毋忘毋忘

雜考私書曰四月二十日兄某書致元章解元弟自
去冬徐處仁吳敏李敏輩相繼登廟堂誤國謀身
全無措置却欲背約唐恪何臬又凡庸輕脫河北

河東委而不問自矜師中以深入敗績李伯紀以
宣謀喪師士氣益不振冬初大金引兵入北聲言
問罪且邀三鎮朝廷尚守誤國之謀謂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割堅守不與遂破真定也邈南來無
一卒與戰及議也和而何桌孫傳必欲戰以遂前
非且迎合上意不思力之不敵也時復閉門自守
城中兵及保甲與募兵雖及二十萬分守城上及
以拽砲以餘兵屯五嶽觀城外無一卒一騎金人
近城公然填濠倒戈置砲座鵝車為攻城具而劉
延慶以下位高金多不肯出戰時擦城下數百人

以啗之虜氣益張閏月十八日十九日金間人遣
使款親王宰相出議方留使不遣何相自領山東
弓手及召募到義兵號奇兵登城門自指揮進退
虜筈寨由南郊直抵門外就河北作橋已成不知
兵虛實多寡之數奇兵近濠虜以數十騎突之遂
大奔潰爭入門門已閉自相排逐二千殲焉虜人
益無忌憚二十四日遂攻城燒敵樓自己至未佯
退二十五日寂然不攻我軍亦不備食後以鵝車
向城只三四人上來由昨日燒處為不曾蓋棚空
濶二三丈矢石如雨不可立有鎗手二百餘立兩

傍至三四金人上時四畔先走相次城上城下弃
甲擲兵爭先遁逃將士無一存者金人既登城畏
城中人不敢下乃分布城上下窺城中早晚擊鼓
驚動言言洗城者累矣至上出講和割兩河復
歸其計蓋欲困之也十二月十間始求金帛金要
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一千萬匹正月十間
上念人困不能敷此數且虜邀上出大臣宣謀
不能任事乃使車駕再犯不測初以金帛不足留
上在外城整所有不足以塞所請又取索帑藏所
有應禮樂以其服用之物占天之璇璣傳國之寶

玉上自珍異下及粗惡悉取之工匠人口醫官樂
工妓女內侍以至後苑八作綾文思院及民工悉
取之約十萬口父子夫婦生相離別及提老携幼
係累而去哭声動天地至二月初六日上已為
虜所廢而城中不知也初七日来邀上皇鄭后
十一日来取太子後宮以鐵騎逼脅最復取宗室
欲絕趙氏謙議所立已請張相張相以死辭三月
一日遣使入至七日群酋入持玉寶冊傘蓋以大
金命立為大楚皇帝凡百須皆府應辦少不如意
即及少片甚危四月初八日師退動王兵方來無

追襲者聞在外作過

康王即大位中原可定矣

祕書少監趙瑒與姚太守書曰某奉親幸如常惟是
遭此大難國破君廢墳墓殘毀親戚破亡殆無生
意台旆出都之後廟論日益背馳九月又失太原
十月初失真定而觀望之徒猶持不與三鎮之說
至於集百官廷議事勢至此乃妄為不使一騎得
還之言熒惑 上聽十月下旬虜人忽遣王芮來
使議畫河為界仍聞鐵騎已欲渡河芮頗不遜大
臣無如之何乃遣耿南仲聶昌朝悉從其請王忙
中唐恪乞罷復相何處置尤乖踈耿聶方北度

而虜騎已南來幹离不自魏縣濟師粘罕自盟津

涉河

尋得一石底裏皆
乘馬浮河而過

廟堂更無措置但自十一

月十四日遂閉城門初猶日開一兩門放人樵採
至下旬虜騎大至更不復開旋為守城之計幹离
不館于城東北劉家寺粘罕設寨于南郊齋宮閨
月初即下手攻城且遣使來欲得宰相親王議事
當國者不肯行至半東水門屢危幹离不復專遣
使見告云事急矣親王宰相不出必破城也又不
肯垂遲留使人每日不使對使人於都亭驛廳上
盤旋不能定但云是好公事却如此說當國者但

告 上云彼二師懸軍遠來是送死之時彼之糧
故急欲講和不知虜人自於近京五七百里分共
驅掠自家百姓牛羊運糧山積也至二十三日陳
州東屬人家放火炮燒棧子三坐亦有金賊一二
千上城幸得殺退勢已大危韓琦不復遣使來告
曰宰相親王下城便罷攻擊竟以為虛偽而果與
孫傳皆親宿城上恃守禦之人至二十五日午未
間虜人於燒了樓子處走上城守卒遂潰俄頃賊
大至是日風雪異常城上人亦不能立是夜虜人
縱火焚燒樓櫓而大風如雷平生所未曾見火光

下照幽室中亦如白晝雖平日說強話者皆恐懼
膽落也一城之人但只候曉就戮矣至五鼓初曠
與舍弟輩扶老兒行於深雪中得一委曲巷詰曲
可藏避處并幼累皆跣其間至申未以來忽有人
來報虜已講和不復下城然近稍寫居者不論貴
賤皆被虜却如御街近南一帶并西岡等處士大
夫失妻子者不可勝計囊橐皆掃地矣二十九日
上出至軍前三日始得還自此之後劫掠稍空然
諸關皆虜人自開閉城上尽是虜人日夜聞鼓聲
不絕其為恐懼殆不可言 上在軍中不得已乃

上表於金主彼自號為大金皇帝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急遣使來云得本國指揮要金銀犒設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並五十兩衆論以為此數太多雖竭京師公私所有必不能辦也不如遣侍從曾至軍前者往懇用事之人痛乞減數或乞作年限看其所答如何與堅拒之云且與他尽力括看所得如何方報去賜亦三次論之其餘侍從臺諫言者極多終不見從至正月初五日忽再遣使催督云歛金銀近十日並無報應不知果有此數否始方說與要數太多似不能足意已怒云何不早

說也蓋膺月中間已曾遣用事人來遍視府庫見內藏庫有絹千餘萬匹已就整數千匹矣意以謂庶民必不可足見說不能足乃不喜至初九日晚復遣使來請車駕出城議上大金帝號事時已昏夜忽傳指揮來早駕出從官皆不及知詰朝遂至軍前自此日候乘輿之歸寂無所聞但每有軍來傳詔語曰只候議事了便歸也而虜人在四門交割物色者云城中所有物色者皆來買並用左藏庫錢而庫府所有物無不來般四門皆有交納官皆公然云要皇帝歸須候納足金銀也自後上曰

有批語云急根括金銀然後可歸也讀之者無不掩泣是時侍從百官皆分頭根括亦在此抄劄事十六日已根到金共十九餘萬兩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乃自留守孫傳以下皆供軍令狀云已根括盡得每日催督稍緩只云煩請皇帝看打毬畢即歸至二月五日遂打毬畢必便歸自上出百官日至南薰門下等候初五日官吏士庶駢填不知其數前此日有燒香煉頂願及至晚門閉方散次日拂旦人又聚集等候又至晚散雖決行家亦無一人自軍前來者賜來見孫伯野云 上曾有語

曰不遣人來否伯野云每日須有人至不似今日無一人來也乃大憂悶而歸是夜二更遣吳正仲

并莫壽朋傳賚瘕立文字至禁中留守處黎明始

見群臣皆撫膺大慟伯野復來秘書省孫伯野傳

作留守後以禁中衆官難於出入仍暫作秘書省

置局遂三四次作狀申軍前具述 皇帝恭儉無

失德又已稱臣于大金乞依舊令 聖上臨御懇

禱備至不從但云係本國指揮不敢改易繼又請

乞立皇太子并皇叔燕越二王與諸親王之賢皆

不從又持 上親札來請上皇及親王皇后帝姬

皇太子出城少頃不出即入禁中搜求矣 上皇亦慮轉更驚恐乃初七日未申間聞鄭皇后與皇太子每日復來迫脅轉急其使皆自乘馬至禁中不可禦但深痛憤而已賜自此至今三月間鬚髮皆白豈謂生太平無事之時乃自見禍亂如此初七日祕書省欲自縊乃忍死偷生至二月二十三日軍前令張邦昌要百官狀請本官權攝軍國事子能在軍中屢求死使人尽夜監視之至此又再索金銀尤急其實欲以迫脅京人無議異至二十五日急來請促括金銀官梅和勝

執禮

戶部尚書陳

幹寧質工部侍郎程伯玉

振

開封尹安次公扶禮

部侍郎及侍御以下與臺官於南薰外門議事先將南塌已下四人尽去衣各遣壯士執五體併令合面就地以湿柳棒自肩背至腰打百五棒皆瘡更不可言只如手臂皆拽脫並不省事擡歸次將梅陳等四從官皆先去巾帶反縛跪膝後用大棒敲死仍割去頭其酷如此痛苦何言至三月初一日晚送張子能來是時張不食已五日恐其遂死死及送入仍令鐵騎皆衣甲持兵刃臨門云城中有異論即屠城張館子尚書令廳至初五日父大

皆大號泣并令廳云金人已欲屠城且告相公承
救一城人命張不得已號泣揮衆使退虜人遣人
使作漢裝於令廳入衆中探伺知衆心如此乃於
初七日賫冊寶來封張為楚帝國號大楚都于金
陵因請免百姓金銀及請見在軍前衆官始肯令
馮左丞長源曹樞密載德路樞密譚世勳孫覲汪
藻等還從行而北者何臬孫傳張叔夜司馬朴秦
檜等然都城已破弊城中凍餓死者不可計米麥
至二十四貫一斛肉一斤兩貫三百菜數莖三四
百文令城已開門外殘破並無居人二麥已熟無
人收刈勤王之勤師已有劫掠計赦恩之後漸次
寧息慮人近在濟州酸棗咸陽武過渡至都城不
滿百里豈安於此耶今則帑藏皆空禁中供御乘
輿之物悉為虜人般及至於秘書圖籍國子監鴻
臚館職文思染院官吏皆取去今幸有放歸者宗
姓近上人息皆併家屬取去日日勾收諸人如捕
盜賊初從行時親族相別牽挽于道路號呼不可
聞不謂盛時有至如此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

靖康中帙七十五

七澤孫偉靖康野史曰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金戎陷

京師駐軍南郊言欲縱兵洗城靖康皇帝為國

中生靈屈已出幸其軍虜酋以劫北狩尋以偽命

檄京城留守知樞密院孫傳京城守禦使簽書樞

密院張叔夜以二年以二月七日集在京文武臣

寮一命以上於秘書省連名書牒請立故太宰張

邦昌為君傳等祈哀虜酋申叙國入左袒之意往

返六七竟執傳叔夜於軍中下開封府行其事其

令曰集者親錄官封名氏有異意者送軍中斬首以徇尹王特雍奉其令作大卷以次授坐人御史中丞秦檜願至軍中論列衆始愕貽是時集者數千人檜既行大將范瓊亦挾偽命以佑特雍衆乃噤默奉令虜酋因其牒詐偽詔冊命邦昌僭即皇帝位國號大楚奉金戎正朔稱天會五年三月七日某嘗侍郎郊祀朝元正宣和六年元會太官下食料至八千負古今朝請之盛所未有也雖大臣黷貨官寺分權禮義消亡廉耻廢缺法度崩弛風俗敗壞衰亂之刑見已久矣然未至一日中文武士

數千人皆如達奚珣輩惜一死而舍大義也意為時雍瓊脅制有不能伸者是時某蒙恩賜告聞於江上私竊恠之每遇靖康二年二月在朝之士必問焉建炎二年客鼎州郡人朝請大夫鍾翺曰是日時雍以大卷轉相授皆屏氣書惟謹其間亦有飲泣悲吁者第不敢吐一辭也忽下坐一諫士面目嚴冷者厲声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付它姓吾乃異意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寇岸朝請郎高氏彬所以志也紹興二年宜州遇淞東徐錢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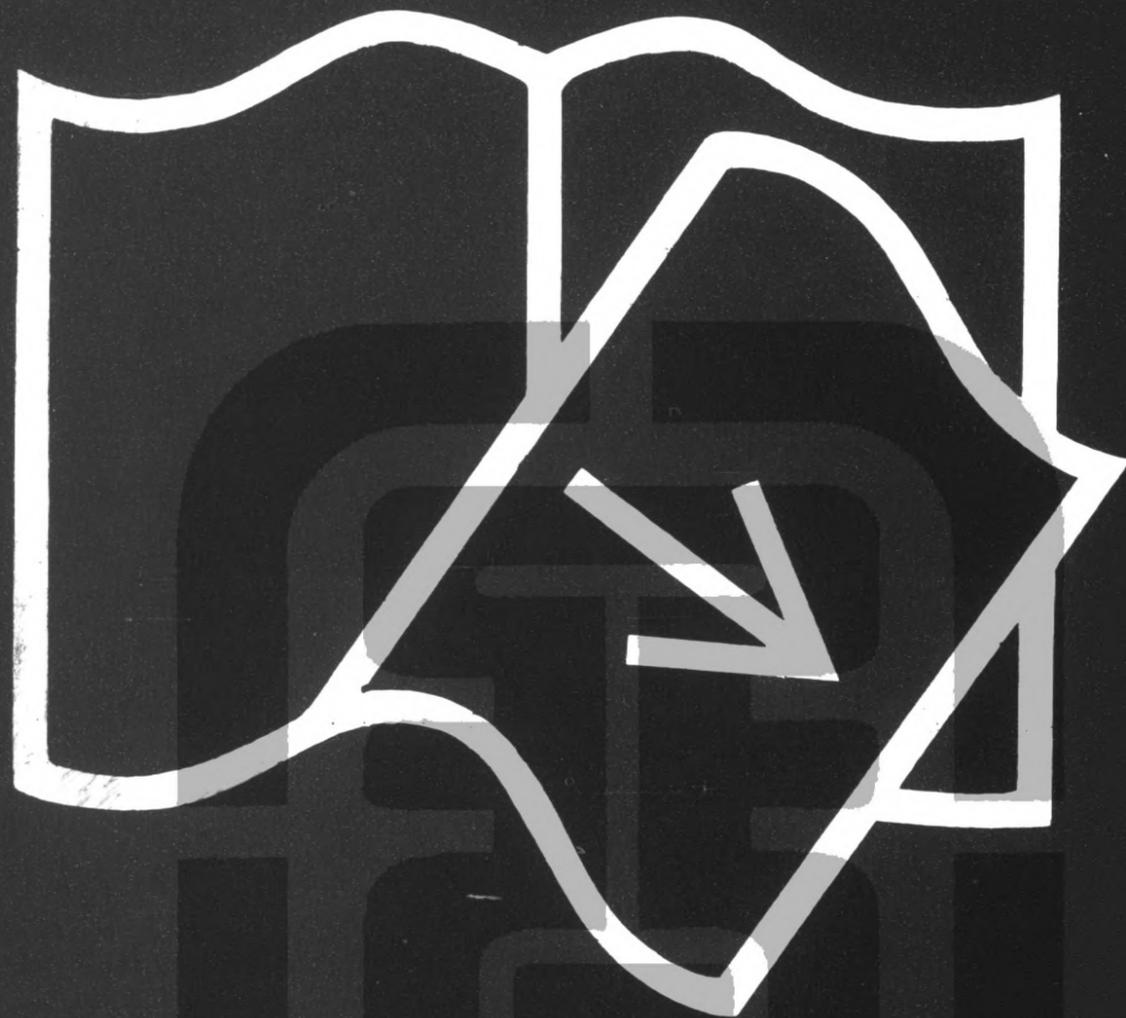
大夫張僮者堂吏也是日密廟諱祕書省所集姓名次為一編緘于篋中乃取平生所受官爵告牒悉投于火自為布衣五月聞今皇帝即位於南都拏舟東下欲上其編未果而病卒又遇龍賊李覺知庠為山東人強毅倖直即非錄碌者於是質以所聞為無疑矣向使檜之忠憤無善坐人則庠世彬必將越衆應之數千人亦必從而和之使壯士擒瓊智士殺特雍然後群譁斬南薰闕而出俱詣軍中又使辯士以禮義廢興曉虜酋彼雖悍強豈敢殺數千忠義以楚易宋邪檜之名壓嵇紹千

萬人矣然則庠世彬僮雖不能死節其志亦可嘉也殆聖人所謂猶者已矣某泣血謹記以俟太史採擇焉

又小臣孤憤野錄摠叙曰政和中邊臣導遼人李良嗣李善慶歸于京師宣和初女真執遼主疆吏來告詔以大中侍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經略北鄙蔡攸輔行四年十月遼后蕭稱潘于我是女真滅遼遂稱金國十月入幽州貫欲以為己功而廢格手詔十一月我師入幽州制詔升幽州建燕山府後二年女真陷忻代州太原府遂渡盟津犯京

師明年三月七日金人劫立偽楚是年夏四月一日
太上皇帝靖康皇帝北狩五月一日上即位
于南京九月遂幸揚州某待罪江上得太孛生
丁特起所著孤臣泣血錄又從諫官袁彥龍得痛
定錄武廣嘗膽錄已而復有人致李綱傳信錄及
太孛擇術齋記史略者信誕參錯使疑者惑之大
抵不能悉著姦臣蔽主誤朝之實使忠義者日夜
痛心疾首大懼歲月浸遠是非混淆恐後世不免
以為訕也某老矣不能從志士仁人復不共載天
之讎刷四海九州之耻區區孤憤魚所控愬乃取
諸人所錄以日繫月編而次之某事則因于舊其
亂則紀以實記事非敢私為之以俟日太史放失
云身題曰小臣孤憤野錄云

鴻臚寺主簿鄧肅靖康行曰女真作意要人肝指鞭
直指入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有太行不能山
帝城周遭八十里二十萬兵氣裂毗旌旗城上亂
雲煙腰間寶劍如秋水雪花一日放濛濛皂幟登
城吹黑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兔放豚一掃空夜
起火光連鳳闕征鼓碎轟吹欲裂斯民嗷嗷將焉
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公叨龍墀閉門相臣



P4 後缺



卷101-卷165

臣噬臍疾走軍中劇命列猶將一死生群黎高風
沈空胡師怒九鼎如山不復顧郊南期稅上皇
輿截彼黃流動歸去陛下仁孝有虞君忍令胡騎
關一吾親卜龜太史自鞭馬一出喚回社稷春胡
人慕德猶貪利千乘載金未滿意釵釧却為六宮
留太索居民幾卷地六龍再為蒼生出身磨虎牙
恬不卹重城突兀萬胡奴香隔奎輿令十日南門
赤子日輶闐爭掬香膏自頂燃忿氣如雲淚如雨
漫漫白雪無青天大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卜年踰
八百天聽端在人心耳蒼蒼誰云九重隔會看春

